

諸經要集卷第七

迴十

唐西明寺沙門道世撰

獎導部第十二此有七緣

述意緣

誠男緣

誠女緣

勸導緣

眷屬緣

離著緣

教誡緣迴十

述意緣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萍移神明不朽識慮昏茫乍死乍生時來時往棄捨身命草籌難辨惟大地丘山莫非我故塵滄海川流皆同吾淚

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暗不識親疎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為怨對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誠男緣第二

夫在家丈夫尊卑有二一貴二賤一富二貧富貴之者人多放逸傲慢貢高輕辱陵下或有乘威藉勢尊已陵人或有博識聰達恃才陵人或有辯口利詞暢說陵人或有誇豪奢侈輕慢陵人或有美容姿態恃色陵人或有乘肥騁騎恃乘陵人或有資財奴婢恃富陵人如是衆多不可具述衆生愚癡甚為可愍不知無常將至妄起高心來報湯炭煎煮相待獄卒執義伺候日久不憂斯事公然喜樂何異豬羊不知死至何異飛蠅貪樂死屍惟古思今富貴非一生滅交臂貴賤同塵富貴者唯見荒墳貧賤者已同灰壤既知生滅交切即須卑已敬上是以親疎無定貴賤不恒苦樂易位昇沉更代也復思貴賤既有靡恒譬水火更王寒暑迭來故見有財富室溫衣

豐食足不勞營覓自然而至復見有貧苦飢
弊役力馳求晨起夜寐形骸爲之沮悴心情
爲之勞擾縱有所獲百方散失終日願於富
饒而富饒未嘗暫有以此苦故所以勸獎令
其惠施力勵修福若復有人衣裘服玩鮮華
香潔是十春秋氣序寒溫冷暖四時變改隨須無
闕而復見有尺布不完丈帛殘弊垢穢塵墨
臭膩朽爛炎暑不識絺綌水雪不知繒纈乃
至形骸不蔽男女露雜非唯可恥實亦奇苦
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
施衣服及以室宇豈不見衆人皆有而我獨
無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有人食則甘味
並薦珍羞備舉連机重案滿牀巨席芳脂芬
馥馨香具列而復有脫粟之飯不充藜藿之
羹常乏鹽梅早自兩無魚菜久已雙闕乃至

併日而食糜粥相係雜以水果加以草菜姜
黃困篤自濟無方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
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飲食及以水漿豈可衆
人皆足而我獨困是故應須勇猛修習若復
有人榮位通顯乘肥衣輕適意自在行則天
人瞻仰住則鬼神敬貴而復見有卑鄙猥賤
人所不齒生不知其生死不知其死塗炭溝
渠之側坐卧糞壤之中雖有叱咄之聲反致
捶撲之苦非唯神鬼不敬乃亦狗犬加毒若
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滅
憍慢奉行謙敬是十豈可他人常貴而我恒賤是
故應當勇猛修習若復有人形貌端正言詞
音韻皆合宮商入樂見聞常存廣利仁慈博
愛語不傷物而復有人面狀矬醜所言嶮暴
唯知自利不計念彼彼忍辱故以致勝報多

瞋恚故所以招惡若見此苦豈可不遠所以
勸獎令其修福應滅瞋恚奉行忍辱豈可以
令衆人恒處勝地而我永隔淨緣是故應須
勇猛修習若復有人意力強幹少於病疾常
堪行道無有障礙而復有人羸瘦多患氣力
弊苦動輒增困眠坐不安見有此惡實宜捨
遠所以勸獎令其修福應施醫藥隨時賑救
豈可衆人常無病頓而我永嬰沉滯是故應
須勇猛修習凡是如此之事實最應勸若不
相勸則學者不勤也

誠女緣第三

夫在家俗女恚毒多過佛說邪諂甚於男子
或假塗面首雕飾姿莊或綺羅花服誑誘愚
夫或嬌弄脣口斜眄歌笑或咨嗟吟詠瞻視
轉變或出宵露手掩面藏頭或緩步徐行搖

身弄影或開眼閉目乍悲乍喜幻惑愚夫令
心妄著如是妖僞卒難迷盡凡夫迷醉皆爲
所惑譬如姦賊種種多詐亦如畫瓶儲糞誰
人亦如高羅群鳥落之亦如密網衆魚投之
亦如閻坑盲者陷之亦如飛蛾見火投之亦
如蒼蠅貪樂臭屍近則失國破家觸則如把
毒蛇外言如蜜內心如鴆家貧困苦皆由女
人出外喪身亦由女人室家不和亦由女人
男女反逆亦由女人兄弟離散亦由女人宗
親踈索亦由女人墜墮惡道亦由女人不生
人天亦由女人障善業道亦由女人不入聖
果亦由女人如是過患不可具論衆生如是
甚爲可怖常爲欲火所燒而不能離致受殃
苦爾來不絕也

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

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卧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字誰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盡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門以盡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

過十

五

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慚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夫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汝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

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我實愚癡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爲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

迦十

六

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爲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

又出曜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一婦女抱兒持瓶詣井汲水有一男子顏貌端正坐井右邊彈琴自娛時彼女人欲意偏多耽著彼人彼人亦復欲意熾盛耽著女人女人欲意迷荒以索繫小兒頸懸於井中尋還挽出小兒已死愁憂傷結呼天墮淚目外云云又佛在拘睢彌國國王號曰優填拘留國有逝心名摩因提生女端正華色世間少雙父觀女容一國希有名曰無比鄰國諸王羣僚豪姓靡不聘焉父答曰若有君子顏容與吾女齊吾將應之佛時行在其國逝心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儀無上心喜而曰吾女獲匹正是斯人歸語其

妻曰吾爲無比得婿促莊飾女當將往也夫
妻共服飾之其女行步搖動華光珠璣瓔珞
莊嚴光國夫妻俱將至佛所妻道見佛跡相
好之文光采之色非世所有知爲天尊謂其
夫曰此人足跡文理乃爾非世可聞斯將非
凡必自清淨無復姪欲將不取吾女無自辱
也夫曰何以知其然耶妻自說偈言
姪人曳踵行 恚者斂指步 愚者足蹴地
斯跡天人尊
逝心曰非爾女人所知汝不樂者便自還歸
吾自將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言大仁勤勞
教授身無供養有是羸女願給箕箒佛言汝
以女爲好耶答言生得此女顏容實好世間
無雙諸國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與之竊見
大仁光色巍巍非世所見貪得供養故冒自

歸耳佛言此女之好爲著何許逝心曰從頭
至足周旋觀之無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
今觀之從頭至足無一好也汝見頭上有髮
髮但是毛象馬之尾亦皆爾也髮下有髑髏
髑髏是骨屠家猪頭骨亦皆同頭中有腦腦
者如泥臊臭逆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
是池決之純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
肺皆爾腥臊腸胃膀胱但盛屎尿腐臭難論
腹爲革囊裏諸不淨四肢手足骨骨相拄筋
攣皮縮但恃氣息以動作之譬如木人機關
作之作之訖畢解剝其體節節相離首足狼
藉人亦如有何等好而云少雙昔者吾在
貝多樹下第六魔王莊嚴三女顏容華飾
天中無比非徒此倫欲以壞吾道意我便爲
說身中穢惡即皆化成老母形壞不復慚愧

而去今此屎囊欲作何變急將還去吾不取也逝心聞佛所說慙然無辭復白佛曰若仁不取者欲以妻優填王可乎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於優填王王獲女大喜悅拜父為太傅為女興官妓樂千人以給侍之王正后師事於佛得須陀洹道此女諧之於王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后后見矢不懼都無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長跪向王矢皆繞后三匝還住王前百矢皆爾王乃自覺悵然而懼即駕金車白象馳詣佛所未到下車屏從又手步進稽首佛足長跪自陳曰吾有重咎愧在三尊所以被姪妲圖欲興邪於佛聖眾有毒惡念以矢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陳之觀之心懼唯佛至尊無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爾豈況無上正真佛乎我今首過歸命三尊唯佛

弘慈原赦其咎佛歎曰善哉王覺惡悔過此明人之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頭腦著地退就座曰稟氣凶頑忿戾自恣無忍辱心三毒不除惡行快意女人妖冶不知其惡自惟死後必入地獄願佛加哀廣說女惡魑魅之態入其羅網豈能自拔我聞其禍必以自誠國人巨細得以改操佛言用此為問耶但說餘義王曰餘義異日稟之不脫女亂惑意凶禍之大不聞其禍何由遠之願佛具為我釋地獄之變及女人之穢佛言且聽男子有狂愚之惡却觀女妖王曰善哉願受明教佛曰士有四惡急所當知世有姪夫恒想觀女思聞妖聲遠捨正法疑真信邪欲網所裹沒在盲冥為欲所使如奴畏主貪樂女色不計九孔惡露之臭穢

渾沌欲中如豬處溷不覺其臭快以爲安不計後當在無擇之獄受痛無極注心在姪吮其涕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奴之士斯其一惡態也又親之養子懷妊生育比得長大勤苦難論到子成人漂家竭財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爲妻若在異域尋而追之不問遠近不避勤苦注意在姪捐忘親老既得爲妻貴之如寶欲私相娛樂惡見父母信其妖言或致鬪訟不惟身所從來辜親無量之恩斯其二惡態也又人處世勤身苦勞躬致財賄本有誠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門梵志之心覺世非常布施爲福娶妻之後情感姪欲愚蔽自墮背真向邪專由女計若有布施之意唯欲發言粧采女色絕清淨行束成小人不識佛經之重誠禍福之所歸

苟爲姪使投身羅網必墮惡道終而不改斯其三惡態也又爲善人子不惟養恩治生致財不以養親但以東西廣求姪路懷持寶物招人婦女或殺六畜淫祀鬼神飲酒歌舞合會男女快樂歡娛終日彌夕外託祈福內以招姦既醉之後互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姦情及其獲偶喜無以喻姪結縛著無所復識當爾之時唯此爲樂不覺惡露之臭穢地獄之苦痛一則可笑二則可哀譬如狂荒不知其非斯其四惡態也男子有是四惡用墮三塗當審遠此乃免苦耳又復聽說女人之惡佛便說偈言略要

以爲欲可使 放意不能安 習近於非法
將何以爲賢 常在三惡道 宛轉如車輪
若世時有佛 而已不得聞 女人最爲惡

難與為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女人有何好 但是諸不淨 何不諦計是

為此發狂荒 其內甚臭穢 外為嚴飾容

加又含毒螫 劇如蛇與龍 亦如魚食鉤

飛蛾入燈火 專心投色欲 不惟後受禍

佛說如是優填王歡喜即以頭面著地白佛

言實從生已來不聞女人惡態乃爾男子悖

亂隨之墮惡但不知故不制心意從是已後

終身自悔歸命三尊不敢復犯為佛作禮歡

喜而退

書云仲尼稱難養小人與女子近之則不遜

遠之則怨也是以經言妖冶女人有八十四

態大態有八慧人所惡一者嫉妬二者妄嗔

三者罵詈四者呪詛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

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為八大態是故女人多

十一

十一

諸妖媚願捨諂邪以求正法早德出家自利
利人

又智度論云女人相者若得敬待則令夫心
高若敬待情捨則令夫心怖女人如是恆以
煩惱憂怖女人云何可近親好如說國王有

女名曰拘牟頭有捕魚師名術波伽隨道而

行遙見王女在高樓上窓中見面想像染著

心不暫捨彌歷日月不能飲食母問其故以

情答母我見王女心不能忘母喻兒言汝是

小人王女尊貴不可得也兒言我心願樂不

能暫忘若不如意不能活也母為子故入王

宮中常送肥魚鳥肉以遺王女而不取償王

女怪而問之欲求何願母白王女願却左右

當以情告我唯有一子敬慕王女情結成病

命不云遠願垂愍念賜其生命王女言汝去

至月十五日於某甲天祠中住天像後母還語子汝願已得告之如上沐浴新衣在天像後住王女至時白其父王我有不吉須至天祠以求吉福王言大善即嚴車五百乘出至天祠既到勅諸從者齊門而止獨入天相天神思惟此不應爾王爲施主不可令此小人毀辱王女即厭此人令睡不覺王女既入見其睡重推之不寤即以瓔珞直十萬兩金遺之而去去後此人得覺見有瓔珞又問衆人知王女來情願不遂憂恨懊惱媼火內發自燒而死以是證知女人之心不擇貴賤唯欲是從

通十

上三

發欲想滅人善法若觸女人身犯中罪滅人善法若共交會身犯重罪滅人善法復有七害一者若爲毒蛇所害害此一身若爲女人所害害無數身二者若爲毒蛇所害害報得無記身若爲女人所害善法身三者若爲毒蛇所害害五識身若爲女人所害害六識身四者若爲毒蛇所害得入清衆若爲女人所害不與僧同五者若爲毒蛇所害得生天上人中值遇賢聖若爲女人所害入三惡道六者若爲毒蛇所害故得四沙門果若爲女人所害於八正道無所成益七者若爲毒蛇所害人則慈念而救護之若爲女人所害衆共棄捨無心喜樂以是因緣故寧以身分內毒蛇口中終不以此而觸女人

又增一阿含經云女人有五力輕慢夫主云

何爲五一色力二親族之力三田業之力四
兒力五自守力是謂女人有此五力便輕慢
夫主夫有一力盡覆蔽彼女人所謂富貴力
也今天魔波旬亦有五力所謂色聲香味觸
愚癡之人著此五法不能得度若聖弟子成
就一無放逸力不爲所繫則能分別生老病
死之法勝魔五力不墮魔境至無爲處爾時
世尊便說此偈
戒爲甘露道 放逸爲死徑 不貪則不死
失道爲自喪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女人有五欲想云何爲
五一生豪貴之家二嫁適富貴之家三使我
夫主言從語用四多有兒五在家獨得由已
是謂有此五事可欲之想
又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譬如有大

沙聚將一滴水潤此沙聚可令徹過如一婦
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也
其婦人有三法不知厭足一自莊嚴二於丈
夫邊所受欲樂三哀美言辭阿難其婦人有
五疽蟲戶而丈夫無此其五疽蟲在陰道中
其一蟲戶有八十蟲兩頭有口悉如針鋒彼
之疽蟲常惱彼女而食噉之令其動作動已
復行以彼令動是故名惱姪婦人此不共
法以業果報發起欲行貪著丈夫不知厭足
其婦人若見丈夫即作美言瞻視熟視視
已復視瞻仰觀察意念欲事面看邪視欲取
他面齒銜下脣面作青紫以欲心故額上汗
流若安坐時即不欲起若復立時復不欲坐
木枝畫地搖弄兩手或行三步至第四步左
右瞻看或在門頰頻伸出息委陀屈曲左手

舉衣右手拍髀又以指爪而刮齒牙草枝摘
齒手搔腦後宣露脚脛鳴他兒口平行而蹶
急視諸方如是等相當知婦人欲事以發厭
離棄捨勿令流轉生大暗中

又阿含中解十二因緣經云有阿羅漢以天
眼徹視見女人墮地獄中者甚多便問佛何
以故佛言用四因緣故一由貪珍寶物衣被
欲心多故二由相嫉妬故三由多口舌故四
由作姿態姪意多故以是因緣墮獄多耳
勸導緣第四

惟此慢心通於白黑智愚不免豪賤共有但
去輕論重在俗爲甚亦有空言我美評說賢
良譏毀聖德一切白衣終日行之未曾一日
慚愧發露情求勝道退省已躬故外書云力
慕善道可用安身力慕孝悌可用榮親亦有

地十

十

君子高遵釋教策奉修行貞仁退讓廉謹信
順皆是宿種稟性自然與道何殊亦有出家
之人不依聖教違犯戒律不學無知與俗無
殊然道俗形乖犯有希數心有明暗過有輕
重故出家之人未犯已前念念入道善業已
熏福基已厚雖有微惡輕愧而造不能傾動
若小慚愧便復清白若論在俗身居無慚之
地心有無慚之情畜養妻兒財色五欲盈堂
滿室葷辛酒肉隨求所得愛染情深無時暫
捨惡緣同住豈得免之此則明暗路分黑白
殊隔故知明能滅暗暗不滅明小燈之明已
破大暗出家之人雖犯微過前明已成正可
光不增暉而本明恒照如器存炷立由安業
永也又出家造惡極難如陸地行船在家起
過即易如海中汎舟又出家修道易爲如海

地十

十五

中汎舟在家修福甚難如陸地行船船雖是同由處有異故遲疾不同修犯難易亦復如是生死易染善法難成早求自度勵慕出俗又賢愚經云出家功德其福甚多若放男女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功德無量非譬爲比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巨海廣於虛空所以然者由出家故必成佛道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福增年過百歲家中大小莫不厭賤聞說出家功德無量即來佛所求欲出家值佛不在即便往至舍利弗所舍利弗見老不度如是五百大阿羅漢皆悉不度即出寺門住門閭上發聲大哭世尊後至種種慰喻即告目連令其出家目連即與出家授戒復常爲諸年少比丘之所激切便欲投河沒水而死目連觀見以神

通力接置岸上問知因緣目連念言此人不以生死怖之無由得道即令至心捉師衣角飛騰虛空到大海邊見一新死端正女人見有一蟲從其口出還從鼻入復從眼出從耳而入目連觀已捨之而去弟子問言是何女人答言此是舍衛城中大薩薄婦容貌端正世間少雙其婦常以三岐木頭擎鏡照面自覩端正便起憍慢深自愛著夫甚敬愛將共入海海惡船破沒水而死漂出在岸此薩薄婦由自愛身死後還生在故身中作此蟲也

釋十

十六

捨蟲身已墮大地獄受苦無量小復前行見一女人自身負銅鑊搯著水以火然沸脫衣入鑊肉熟離骨沸吹骨出在外風吹尋還成人自取肉食福增問師是何女人其師答言舍衛國中有優婆夷敬信三寶請一比丘

一夏供養在於陌頭作房安置自辦種種香
美飲食遣婢送之婢至屏處選好先食餘與
比丘大家覺問汝不偷食不婢答言不比丘
食訖有殘與我我乃食之若我先食使我世
世自食身肉以是因緣先受華報後墮地獄
次小前行見一肉樹多有諸蟲圍啞其身無
有空處叫喚啼哭如地獄聲弟子問師是何
樹耶目連答言是獼利吒營事比丘以自在
故費用僧物華果飲食送與白衣以是因緣
受此華報後墮地獄啞樹諸蟲即是爾時得
物之人次復前行見一男子周巾多有獸頭
人身諸惡鬼神手執弓弩三隻毒箭鏃皆火
然競共射之洞身焦然福增問師此何人耶
目連答言此人前身作大獵師多害禽獸故
受斯苦於後命終墮大地獄次復前行見一

與十

十七

大山下安刀劍見有一人從上投下刺壞其
身投已復上如前不息福增問師此復何人
師復答言是王舍城王大闢將以勇猛故身
處前鋒傷殺物命先受此苦後墮地獄次復
前行見一骨山其山高大七百由旬能障蔽
日使海陰黑爾時目連於此骨山一大肋上
往來經行弟子問師是何骨山師答福增言
汝欲知者此即是汝故身骨也福增聞已心
驚毛豎惶怖汗出白和尚言聞我今者心未
能決願爲特說本末因緣目連告曰生死轉
輪無有邊際造善惡業終無朽敗必受其報
昔過去時此閻浮提有一國王名曰法增好
喜布施持戒聞法慈悲衆生不傷物命正法
治國滿二十年其間閑暇共人博戲時有一
人犯法殺人臣以白王值王碁戲脫答之言

隨國法治即依律斷殺人應死尋即殺之王
戲罷已問諸臣言罪人何所臣答殺竟王聞
是語悶絕躡地水灑乃蘇垂淚而言宮人妓
女象馬七珍悉皆住此唯我一人獨入地獄
我今殺人當知便是旃陀羅王不知世世當
何所趣我今決定不須爲王即捨王位入山
自守其後命終生大海中作摩竭魚其身長
大七百由旬諸王大臣自恃勢力枉剋百姓
殺戮無邊命終多墮摩竭大魚多有諸蟲啖
食其身身癢揩山殺蟲汚海血流百里魚一
眠時經於百歲饑渴吸水水流入口如注大
河爾時適有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魚張口
船疾趣口賈人恐怖舉聲大哭垂入魚口一
時同聲稱南無佛魚聞佛聲閉口水停賈人
得活魚飢命終生王舍城作汝身也魚死之

地十

十六

後夜叉羅刹出置海岸肉消骨在作此骨山
法增王者汝身是也緣殺人故墮海作魚福
增聞已深畏生死觀見故身解法無常得阿
羅漢果
又涅槃經云居家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
如重擔親戚如怨家而能一日一夜受持清
禁六時行道兼年常三長齋月恒六齋菜蔬
節味檢斂身口意不馳外尊崇出俗高慕佛
法俯仰無虧坐卧無失夜係明相晝思淨法
深敬沙門悲心利俗若能如是雖居在家可
得度苦故經云佛法欲盡白衣護法修善上
生天上如空中雪墮比丘違於戒律墮陷惡
道如雨從天落當知於苦修福其福最大於
福作罪其罪不輕是以從苦入樂未知樂中
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斯言可驗幸

願省之

又法句經偈云

熱無過姪 毒無過怒 苦無過身 樂無過滅
佛說偈已告諸比丘 往昔久遠無數世時有
五通比丘名精進 力在 山中樹下閑寂求道

總十

十九

時有四禽獸 依附左右常得安隱 一者鴿 二者鳥 三者毒蛇 四者鹿 是四禽獸者 晝行求食 暮則還宿 四禽獸一夜自相問言 世間之苦 何者為重 鳥言飢渴最苦 飢渴之時 身羸目冥 神識不寧 投身羅網 不顧鋒刃 我等喪身 莫不由之 以此言之 飢渴為苦 鴿言 姪欲最苦 色欲熾盛 無所顧念 危身滅命 莫不由之 毒蛇言 瞋恚最苦 毒意一起 不避親疎 亦能殺人 復亦自殺 鹿言 驚怖最苦 我在林野 心恒怵惕 畏懼獵師 及諸豺狼 鬚鬣有聲 奔

投坑岸 母子相捐 肝膽掉憐 以此言之 驚怖為苦 比丘聞之 即答之曰 汝等所論 是其末耳 不究苦本 天下之苦 無過有身 身是苦器 憂畏無量 吾以是故 捨捨俗學 道滅意斷 想不貪 四大欲斷 苦源志存 泥洹是故 知身為大苦 本故書云 大患莫若於身也

眷屬緣第五

如須摩提長者 經云 佛在世時 舍衛城有長者 子名須摩提 是人命終 父母宗親 及諸知識 一時號哭 哀悼 躃踊 稱怨 大喚 悶絕 于地 或有喚父母兄弟者 或有呼夫主大家者 如是種種 號咷 啼哭 又有把土 而自塗者 又有持刀 斷其髮者 譬如有人 毒箭入心 苦惱無量 或有以衣自覆 而悲泣者 譬如大風 鼓扇 林樹 枝柯 相振 又如失水之魚 宛轉在地

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籍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所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

是十

三十

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哽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者又復多饒財寶庫藏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

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曾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瞶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

是十

三十一

後歸家娶婦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殮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

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費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爲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詰問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是以

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哭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訶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鬼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眾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騃老公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已有憂
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曾休息唯有
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
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
得羅漢道

二十一

二十二

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
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
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
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
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上乃至餓鬼畜生有
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
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
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
種變身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爲天人說法

二十一

二十三

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爲人慳貪
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
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丐
求索爾時長者欸思美食便勅其妻令作飯
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飲食飮餒
即時已辦勅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
座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
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
作沙門伺其坐食現出座前便呪願之且言
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
罵之言汝爲道人而無羞耻室家坐食何爲
擔揆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耻今我乞
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
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母供養怨家
不知慚耻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

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富汲汲 雖獄有鈎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爲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
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
爲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賈客大
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爲羅刹
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爲卿作子以卿
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
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
癡不識宿命殺父爲怨以母爲妻五道生死
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
此覩彼愚者不知豈不慚耻於是長者歔然

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
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爲
說法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
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
官夫婦禱祀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
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壻意二知夫
壻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
知善惡是婦報長者言我已懷軀長者歡喜
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
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無憂華色鮮
白絮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
爲取華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
之奔趣抱頭摩抄瞻視永絕不穌父母悲哀
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

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是誰

子佛即說偈言

是十

三十五

天上諸天子 為是卿子乎 為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為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若如過隙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緣第六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增長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鬪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訶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眾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叢欲刺傷人家如鐵蟲覺觀常喞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

已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

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

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

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味著熱鐵凡覺舍利

子若有味著花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花鬘

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居家

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瓮若有攝受奴婢作

便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

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駁諸狗又

地十

二十六

是攝受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

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攝受一

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當依附千

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遍熱猛燄洞

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

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

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

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

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

鐵花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

地十

二十七

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

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

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

荷於重擔遍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

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

眾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眾生所輸委處是貧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傾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爲婦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姪不妄語不飲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

教誡緣第七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爲輕淺猶如羣馬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爲三一者柔輦二者羸澀三者柔輦羸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爲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爲三一者一向柔輦二者一向羸澀三者柔輦羸澀佛告聚落主所調一向柔輦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

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
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為柔輒
第二一向麤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
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
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
趣是名如來麤澀教也第三彼柔輒麤澀俱
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
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
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
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
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
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
名如來柔輒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
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
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

迦十

二十九

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為不清
淨世尊法中亦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
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亦不殺生然如來法
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
誠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
語永不教誠真為死也以此之故我從今日
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
又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
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羈韉
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
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
身犢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
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為一者以
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
三者以智慧故減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

切離三惡道

又閻羅王五使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受罰閻羅王常先安徐然以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爲嬰兒強卧屎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彼終即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爲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罪人答言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逸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謂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爲人時天使次

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能以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爲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

四十

三十

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爲善事勅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爾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爲吏所捕取案官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刖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肢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爲惡獨可脫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勅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

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爲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又大法句經偈云

雖誦千言不行何益不如一聞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義句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不敬何益不如一行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我心不滅不如一句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求名逾著不如一說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不欲除罪不如一念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色情逾固不如一解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不求出世不如一悟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不存悲智不如一聽自他兩利
人壽百歲慳貪逾盛不如一日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樂不持戒不如一日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多忿不忍不如一日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怠惰不勤不如一日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情欣放逸不如一日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昏暗識心不如一日洞悟無明
三十二
 人壽百歲拙御身心不如一日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常懷怯弱不如一日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不起善願不如一日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不生一智不如一日慧性聰利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芥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使稱譽 應譽而更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愚 高慕欣明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屆真 塵塵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喜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諸經要集卷第七

音釋

傲五到切慢也 沮沮慈呂切壞也 悴秦醉切憔悴也 絺絺徐谷切
知逆切給去逆 机居矣切 蕪蕪蕭郎切 猥郭奚切 猥郭奚切
切並粗篇也 机居矣切 蕪蕪蕭郎切 猥郭奚切 猥郭奚切
也鄙叱咄 叱叱昌栗切 當當彌與切 鴿鴿直切 鴿鴿直切
切蠱道感人也 腥腥蘇高切 腥腥蘇高切 腥腥蘇高切 胃胃于費切 胃胃于費切

週十

三十三

色切也 挑愧女 切六切
 也絳 唛也 子合切
 也 羈 聚食也 切切
 切居宜 疊 奘 奘 奘
 切 港無匪 切切 奘 奘 奘
 之意切不 骨切徒 切切 甚 少 息 淺 切
 也 觸切 也 揆 陀 緋 擿
 微甫 歷他